

綦江縣續志

卷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戊寅秋

四川綦江縣志

嘉慶二十七年歲次己未自斯齋

梓人林子榮謹刊

四川綦江續志目錄

卷一

附辭弁言

原序

補序

附辭凡例

輿圖

沿革諸考

城池 附坊市

山川

綦江水道考

寨堡

洋梁

寺觀

邱墓

古蹟

卷二

鹽茶 附積谷

物產

學校

三費 附押保所 書差規費

兵事 附軍需 驛站

祥異

卷三

官師表

選舉表

筮仕表

政績

人物上列傳 附僑寓 仙釋

卷四

人物下列女

艺文

志記

補遺

宣統綦江續志付梓弁言

時有盛衰，事有同異。朱考亭作《綱目》，綱
師春秋，目仿近世，褒貶甚嚴。或不嚴則變亂
是非，終淆真贋。章籙，內物也，帝曹魏而寇蜀漢，帝
朱梁而寇河東。武后之年，宜黜而繫；中宗之
号，宜繫而黜。朝代混矣。屈原四皓削之，慙
雖荀彧嘉取之，人品淆矣。既失春秋勸懲之法，
千載下曷有定評。當代而有董南之筆，則紀載
宜傳焉。吾綦吉叔戴先生，品优學粹，經前趙
明府聘修縣志，稿成，移縣府，以鼎革遺。先
生復搜殘編彙志之。其間書時、書地、書人、
書物諸類，皆征文考獻，兼以大公。全豹虽未
窺，而一斑已可見，盖信史也。東溪兩校長田
君斗寅、金君伟翔聞而惜之，乃求于先生哲嗣
兩茂才魯周、承階出其遺稿，寄舍弟肇基參閱

冊凡例，同人等備校資付梓。旨有作者，知光
宣以前，有春堂羅先生前編刊之于首，繼此有
先生續編紹之于后，一朝之天時人事，匝縣之
文物典章，胥于是任，可為觀風化、綏通志者
之一助。抑尤有進者，陪在某貳第三次任賑務時，
得見子厚周君志稿，亦鴻博。或謂有先生志，
奚有周志為？蓋先生志清時也，周志民國時也，
皆不可闕也。史鑑起用金履祥、劉恕所輯，訖
用陳桱、商輅所著，以補周威烈前宋元后所未
載，以財異事異，必待人而傳。今亦此例也。
然，周志尚待鑒定，足見吾纂先后人材之蔚起
云。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冬

后學南皋危道蔭謹識

纂江续志叙

国史所以垂宪制也，家乘所以别世系也，邑志所以考关塞之险阻，生产之蕃庶，政治之得失，人文之盛衰，俾牧民者于以资考鑑而执利弊也。然则志之关系，不綦重欤？古者，土训治地图，诵训掌邦志，以观民风，以作地俗，由來尚已。矧今科学阐发，新机锐启，涛奔波涌，一日万变，上下数千年，神通化裁之妙，恢诡譎变之奇，眩目而殫臬，上不向下也心，角力而斗智，可谓尽矣。不有纪载遗之探讨，故步自封，宁非大愚？吾纂当川黔之衝，地形扼险，英雄用武之地也。丝、麻、盐、铁、布帛之利，舟车往來，商贸扶重资而出于途者，肩相摩，踵相接也。旧有县志，创自乡贤罗春堂先生，续纪补修，屡有增辑。最后乡先达戴公子仁重为编纂，书

成十余年，未付梓。民國十一年，余长县教育局，商其哲嗣承階，刊先生遺稿，卒以匪乱未果。越明年，余服官黔中，远去乡里，遂未问及。然于簿节之暇，念及乡中文物，未尝不三致意焉！癸酉归自黔，适周子厚先生专志脱稿，县府集会校讎，列余审查。适有远行，举张兆五茂才以代。今闻周志又不果发刻，屡作屡辍，迄未成书。国府成立，征取各直省县志，用备参考。东溪雨校长田君斗寅、金君伟翔、暨乡绅危师雨皋，与其弟肇基，撰文献之元征，复取戴志原稿，寄余校对，嘱付副理寄切，今谓稿已删削。时余服务四川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得稿喜极。暇辄考校，一存其旧。斯志也，成书在二十年前，中经丧乱，散佚无复存者。戴公一再蒐辑残缺，续成斯帙，是殆天之未丧斯

文牧？抑孝子悌弟，贤媛烈妇，幽人逸士之精
诚未泯，有以默启之而护佑之歟？嗟乎！所关
大矣。因亟镌板覆板，刻书之意。以餉读者。若夫民国
以还，变迁日剧，万态森列，不有增补，奚以
为稽？乡之贤达，其有意于斯乎？不禁跂企同。
予望之矣！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秋七月前任贵州都江县县长
邑人陈京慵拜撰

四川綦江縣志原序

壬辰冬，自東河改教歸來，適有續修縣志之役。初邑侯趙公默齋，以山長吳子春師，耆年碩學，請事編輯。子春師推楊建亭先生，蓋先生素講古文義法者，不意受事未匝月而病。自是言于趙公，以屬蒞蒞。蒞蒞辭。先生曰：「何辭為？馬班卒業，繼起有人，子之父嘗從事也。子不當為康退山耶？」予唯唯。予用是竊有感矣。昔先大夫于縣志，則有點定，編藏于家。自黔歸，檢之不得。每言及，為之不怡者累日。嘗蒞蒞而言曰：「爾亦知志者史之流乎？」《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列國中如周志、鄭志、晉乘、楚檮杌，以及晉董狐、齊太史、楚倚相之所掌，孔子所得之百國寶書，胥是物也。唐宋后，志體日密，其書既并史而重，亦有時較史而難。

何也？史悉一代掌故，期于簡該，而志則上下古今務詳盡。史討論胜国事，于其人无甚亲疏恩怨，而走则非请託，即顾忌。史征文考獻，勿为力，即军国大事，前人多议反之。而走则囿于一隅，纂述寥寥，采访者又不无疏略淆乱于其间。史多专家，即官修亦就其优，为属之稿。而走则仓猝，贵成一人，此所以方志之罕善本欤！虽然，在人耳。夫以志事之不欲其庞杂固矣。顾时一移，则习一变，代愈降，则事愈繁，此自然之势也。苟徒事于简，而曰取法乎武康等志，典章文物，阙逸滋多。我既数典而忘之，后之人复何由披籍而稽乎？欲言志于今日，有不得不求其详赡者也。果其勤搜册府，旁採遗闻，举一切足备要删者，悉约之以体例。无公牋气，无帖括气，无小说气，无经生气，

质而不俚，华而不缚，详略去取，不匝不支，原原本本，事信言文，世将视为藁臺之选也，顾不重欤！予尝两次补修，时以意见多岐，岁月过促，向所私记，未敢出以质人，而不料此稿之竟佚也。为十年心血，付之灰烬，予此憾焉！尔其识之，毋忘！曾几何时，有信觉其言之痛者。茹虽陋劣，何用固辞。嗟夫！以韩文公八代起衰之手，于马班诚无多让，犹历举古之罹祸者，深为畏惧，有以见此事之不轻执笔者。然孙盛作晋春秋，不暇为利害计，而陈亦以明不顾刑辟，幽不见神怪，为史官事，非矫枉也。彼其意，盖以为任其事之不得辞其咎耳。不然，利就笔为私书，既贻柳州之诮；而餐心愈好，冥昧见欺，又将为安石所鄙，是直可烧之药也。志果下于史乎？其可诬乎。茹

衣食奔走，未嘗學問。今后株守鄉閭，元書足資考訂。于前志可續者續之，元可續与不能續者置之。乘膺斯寄，內愧滋深，掇拾補苴，良多疵类。先大夫所云，已有不能慰其志者。况能求合于古人之微哉！釐而正之，是所望于后之君子也已。閱時凡數月，邑侯于趙公后，經鄭公薇吟而竣。書既成，為書其原始而歸之。

采訪所及，安里陳云九茂才為詳，余不著。

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秋吉双戴纶蒞于半規半矩之室